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丐 十、鐵牢中的小英雄

前文姜飛被困商家堡鐵牢之中，正在強忍氣憤，將一套鉤連槍判官筆練完，初意以為敵人見他武當派本門嫡傳必要重視；哪知這一演習正犯商氏弟兄之忌，認為他與老賊燕雙飛槍法相同，必是新收不久的嫡傳弟子，越加憤恨。姜飛卻不知道，只想憑著武功將敵黨鎮住，不料主意打錯。剛一停手，拿起暗器還未發出，忽聽鐵牆裡面一聲怒喊，跟著金鐵交鳴，響成一片。定睛一看，原來牆上現出四個尺多方圓的小洞。裡面各有一人，露出上半截身子，同朝自己觀看。內中一人年約五十來歲，比商義稍瘦，一雙凶睛對準自己，似極憤怒，滿面獠厲之容。旁邊兩洞便是方才忽然隱去的田、商二人。另外還有一個賊黨卻未見過。

那和商義形貌相仿的一個怒喝道：「老淫賊這兩件兵器獨門傳授，外人決用不來，他也不肯傳授，你這小狗分明是他徒弟，還敢說謊，快說實話，並將老狗現在何處，打發你們到此有何詭計從實招來，否則休想好死。」

姜飛怒答：「你想是這裡為首的頭領了，方才我對他們說過，老賊已被我師叔所殺，今已月餘，你偏不信。你只知道這兩件獨門兵刃不傳外人，可知老賊也是昔年武當派逐出來的徒弟麼？我師父是武當門下有名人，本門傳授當然和他一樣，方才不過忘了提起。你們在江湖稱雄，老賊和手下黨羽、男女淫賊全數惡滿伏誅，竟會絲毫不知，還要仗勢欺人，真乃無恥。真有本事開門進來，和小爺分個高下，也算你狠。你們借著幾面破銅爛鐵，縮在洞中不敢出頭，這樣耀武揚威，連我小人都做不出來，稱的是什麼光棍！」說罷，揚手便將新學會的暗器喪門釘照準四個圓洞打去。

姜飛一則氣極之下沒有細想，怒火頭上，以為這類強盜最是凶橫，無理可講。再想起龍亭後面連傷二賊那樣容易，何況又經師父指點，學了本門解數和這兩件厲害兵器，妄想把敵人引出，借著對打相機行事，至不濟也可拚他兩個，總比困在囚牢裡面要好得多。

手法既准，下手又快，隔牆四賊商仁也在其內，本意是見姜飛武功和他仇敵十九相同，知道老賊武功不傳外人，更生疑心。但聽姜飛初被困時喝罵口氣，又不像是仇人一路，拿他不定，打算仔細盤問明了再說，不料接連幾支喪門釘迎面飛來，差一點沒受重傷。雖然久經大敵，閃避得快，稍微疏忽，頭上一頂壯士中竟被打穿一洞，險些送命。

商氏弟兄首先大怒喝罵，說：「湯八爺日前忽然失蹤，我們命人各路尋訪均無音信，他那千里馬花雲豹外人不能近身，怎會到你小狗手內？分明老淫賊知道我們要請八爺出頭，為民間婦女除此大害，恐遭惡報，先下毒手，不知用什麼方法暗算，乘著八爺酒醉之時將其害死，仗著他那辣手將馬打得週身是傷，再令這兩個小狗種去做好人。」

「此馬終是畜生，容易上當，才會那樣聽話。也許老賊和我們仇恨太深，先命這兩個狗徒弟混進堡來鬧鬼。再不便是由此地路過，自投羅網。小狗不說實話無妨，二弟速往傳令，發下傳牌，連夜冒雨隨便拿上一件老賊的兵器往他洛陽老巢，不問老賊人在與否，把信留下，老賊自會尋來。」

姜飛見那四個圓門業已關閉，只剩一些小洞眼，並有火光由內退出，人語喧嘩，紛紛議論。正越聽越有氣，又聽一人從旁插口，要將沈鴻抓來拷問，不禁情急萬分，踏著鐵板跳腳怒罵：「放你們的賊屁，小爺本不想說我師長的名姓，免得嚇你一跳。如今我們身有要事，趕路要緊，快將狗洞打開，小爺和你對面說話。」

隨聽一人隔牆喝問：「你這小狗沒有一句真話，眼看死在臨頭，再要造謊，死無葬身之地。你且說你師父到底是誰？」

姜飛趕到牆前，怒罵道：「無緣無故你們自尋晦氣，哪個騙你，我師父便是關東大俠獨手丐席泗先生。」

聲才出口，牆上圓洞又開，田通、商義同在洞口現身，方罵：「小狗真會造謊，席泗先生從未收過徒弟，怎會收你這樣無知頑童，武功還未到家，江湖上過節好些都不知道，便放出來為他老人家現世，哪有此理！你那鐵牢四面都是機關埋伏，我們不過想等一人前來，探問那馬怎會落於人手，一面再把姓沈的小畜生喊來盤問，非要問個心服口服不肯下手罷了。快說實話，免得吃苦，否則我們彈指之間便將你用鐵鉤吊起，死活都難了。」

姜飛聽他稱呼，便知有了生機，決可無妨，反倒消了怒意，改口笑說：「你們不要誤會，我們實是席泗先生的記名弟子，今去老河口便奉師命，往臥龍峰下尋一異人，正式拜師。初走長路，江湖上過節好些不知，但非自家出來走動，無意到此，被你留住，如何算代師長現世？至於那匹花雲豹我們也不知來歷，乃是路過朱仙鎮，見它被馬販子毒打，實在可憐，無意中用十兩銀子買來，沒想到此馬好得這樣出奇。」

田、商二人先還留神細聽，及聽到未兩句話相對冷笑，商義先怒喝道：「小狗你哄鬼呢！這匹花雲豹威震江湖，便造謠言也要造圓，你說別的也好，偏說朱仙鎮買來，只用十兩銀子馬價，休說誰都知道由長江到潼關路上有這一匹好馬，他們那些馬販子好眼力，不會走眼；便是鎮上就有我們的人，又正奉命尋訪馬主人的下落。此馬被人買去，事前又打了那一身傷，他們會不知道？難道都是死人？不給你一個厲害，也不知道二太爺厲害！」

說時，回顧身後賊黨，發動牢中埋伏，先上小狗一套刀圈，叫他嘗點味道。身後賊黨還未答應，姜飛早聽出腳底鐵板均是空的，聞言料知機關巧妙，賊黨不信自己所說，轉眼就吃苦頭，又急又怒，方在急喊：「你們且慢動手，還有話說！」

田通對於姜飛老是遲疑不定，聞言方喊：「且慢一步！」

隨聽鐵棚頂上有一女子聲音喝道：「姜賢姪不要慌，他們自己有眼無珠，又沒把耳朵伸長，老淫賊死時連同黨屍首均被人消滅，一個也未漏網。正經的人他們平日巴結不上，怎會曉得？我是試試你的膽量，又嫌你歡喜多開口，自作聰明，假充內行，有意使你稍微受點急，警戒下次罷了。你且等在此地，無須害怕，有我在，他這些機關埋伏不能傷你，少時自會放你出去。只有人敢動你一根汗毛，包你夠他受的！」

姜飛聽出女俠李玉紅的口音，忙喊：「李四師叔麼？這些狗強盜無故欺人，太可惡了！」

上面接口喝道：「小娃兒家不許多口！你還沒有急夠麼？」

群賊在隔牆聽得逼真，當時一亂，被田通回身喝止，仰面向上問道：「那位女英雄何不下來一談？」

上面笑道：「你們連人家席泗先生兩個記名弟子都認不出，一口咬定是老淫賊的門下。人家說了實話還不肯信。其實，你喊他來問時，我將他帶走易如反掌。我因這娃兒膽子太大，聰明外露，想給他一點警戒，只要無人傷他，暫時不問。當商二想抓他時，我幾乎伸手。如其不信，回到房中一看自知分曉。」

「如今鐵牢中的機關總弦已被我毀去。本想明言姓名，因他二人身邊帶有一位老友的信符，業已取出，我不願再露面。那馬雖是湯八所乘，但他弟兄實是十兩銀子買來，為了事前湯八受了敵人暗算，命在旦夕，危急之時恐此馬落到敵人手中，先令逃走。」

「次日馬尋主人不見，又餓了兩日，週身沙土，逃時又受了傷，起初行路都不能快，被一舊日馬童無心撞見，認出此馬，不知此馬還能醫好，賣與馬販。此馬性情剛烈，馬販又大粗心，上來見它倔強，不該動強鞭打，馬已懷恨，腿傷已好，馬販仍未看出，第一個出賣給你們朱仙鎮上同黨，因想洗它身上污泥，被其亂踢亂咬，無法近身。」

「馬童賣時因恨馬販刻薄，假說是他駕車的馬，向來不讓人騎，馬性也不告知。本意馬如能愈，過上幾天打聽出舊主人下落，冷不防盜馬逃走，等人賣好價錢。這班蠢人如何得知，將馬退回。馬販明明看出是匹好馬，用盡方法試不出它的脾氣。馬童走後，連馬販本人也無法騎上，連經數人，均在試馬時被它踢倒甩跌。」

「氣得無法，正在毒打，被他們無意中用十兩銀子買下。除初到時怕你們向他強買，假說兩年前朋友所贈，底下便是真話。自己不會聽話，還要仗勢欺人，幸遇是我，如換席泗兄在此，你們哪有一個討得公道？信與不信任你們的便吧！」

商仁正要喊人去抓沈鴻，聞聲趕回，在旁靜聽。忽然想起一人，見商義正喊同黨暗中傳令，去將鐵牢四面包圍，並令手下賊黨一齊動手，分頭埋伏，不禁大驚，忙即搖手止住。正要趕上前去發話，田通業已料出幾分，笑問：「這位女英雄可是昔年關中兄妹雙俠長髮龍女李四姑麼？」

篷上哈哈一笑，再問便無回音，知已走去。田通為顧商氏弟兄面子，想把事情攬在自己身上，一面揮手示意，請商氏弟兄速回，故意說道：「商二哥，今日之事實在怪我疏忽，請不要向大寨主說起，我和這位老弟還要談上幾句。」

姜飛明見方才洞中出現那賊與商義貌相相似，必是商仁，知其做作，心方暗笑，鐵門已開，田通走進，笑說：「老弟不要見怪，此事實是我們和老淫賊仇恨太深，愚兄無知多疑，以致得罪，還望老弟不要見怪，以後多親多近。我們只想老弟年輕，可以嚇出實話，不料這樣膽大機警，少年英雄，真不愧是席泗先生門下高足。」

「我們看是虛張聲勢，實則不把事情考察清楚並不敢任性妄為，因此不會驚動沈老弟。只有一樁奇怪，關中李老俠兄妹已有好幾年不曾聽說，這二位大俠並非武當門下，方才聽老弟口氣，老淫賊乃他二位所殺，兵刃暗器也他二位傳授，經過詳情老弟可能見告麼？」

姜飛便把禹王台拜師所聞說了一遍，二人也同回到原屋，談完天已近午。姜飛見他重又禮待慇懃，自然高興，也客套起來。田通問出篷上那人果是李玉紅，對方所說一句不假，正想詢問沈，姜二人身邊所帶信符是哪位老前輩所贈，忽見一人匆匆走進，耳語了幾句，田通面色驟變，轉而苦笑：

「本意親送老弟同往前面去見沈老弟賠罪，少時入席，不料他在前面無意之中露出鐵雙環，因此發生一點枝節。小弟曾受鐵蜈蚣老前輩的深恩，又是他的舊部，不能袖手旁觀。如今我弟兄三人已成一家，事在緊急，暫時我也不作客套，老弟可往前面暫候，我如不來，千萬不可起身，已命張五在旁伺候，無論何事只管吩咐他們，無不惟命。」說罷，使命一壯漢取來兩具，送往前面。

姜飛方說：「來路均是房舍，穿房而行不必要什兩具。」

田通笑說：「你那來路現已擺滿酒席，內有幾個無知之徒，過時難免招呼。老弟年輕，尚在從師習武之際，這班人都不宜親近，不理他又要得罪。此時兩大，最好借著雨傘遮臉，不令認出，以免暫時又生事故。我們到處尋訪湯八爺，便為請他相助去殺老淫賊報仇泄恨；今已如願，再好沒有。」

「老弟的馬主人已無他意，不過馬傷甚重，外人本難近身，今朝忽來一位遠客，見手下人奉命為難，自告奮勇代往醫傷。那馬不知怎的竟相識，任其包紮調治，毫末倔強。此人身材瘦小，貌甚清秀，穿著一身黑衣，戴一斗笠，自稱寨主之友。彼時商大兄剛睡，來人氣度不俗，頭上又帶有事前請帖上附送的一朵小紅花。」

「這次商氏弟兄為了大仇未報，想起有氣，不願鋪張，不是至親好友均未下帖，那朵小紅花看似尋常，內中卻有暗記，並有臨時約定的口號，外人萬難得到，也無法冒充。我和二兄又正和老弟對談，不在前面，誰也不曾留意，都當他是大寨來的自己人，所說的話又巧，不由不信。」

「不料馬剛醫好，有那細心點的想尋那人，問他用什方法將馬制服，還是本來相識，忽然不見。雨下正大，也無一人見他出去。沈兄業已起身，並往馬房看望，張五假說傷藥是老弟所上，正在談論，我們這裡洪景老弟奉命窺探，上前答話，他將雙環取出與看，這才惹出事來。這位黑衣人可是二位同伴麼？」

姜飛見兩具業已取到，匆匆穿好，田通送到門前，忽又談起此事，想了一想，忽然醒悟，笑答：「這位黑衣人並非小弟同伴，如我料得不錯，當小弟剛進屋時曾見兩次有人將紙窗撕破，朝我搖手示意，所穿好似一身黑衣，也許便是李師叔呢。」

田通喜道：「愚兄真個見事則迷，房中破窗我已見到，別人哪有如此本領。李老前輩對於二位如此關心，人又在此，實是一個好機會，怎倒忘卻？我想委屈老弟照我所說走法，獨自冒雨回去，也許中途能夠路遇再好沒有，否則也望賢弟留心查探，能夠會見，求她出頭，彼此都好。」

姜飛應諾，二次轉身要走，田通忽又喊道：「我還忘了一事，你那兵刃暗器還有一份現在裡面，還沒有交你帶走呢。」

姜飛忙又停在，旁立美婢已如飛趕去，轉眼將兵刃暗器取到。姜飛見那來路是在房外，幾句話的工夫，便自取來，知這份兵器已被商氏弟兄取走，分明斷定自己是他仇敵，如非李玉紅師叔解救，吉凶尚還難料。

跟著又見二人趕來，對田通說：「先到前面見沈客人，已和張五外出，正要前往請他來此，張五忽先趕回，說途遇洪寨主，發現沈客人身帶鐵雙環信符，吩咐暫緩下手，聽命而行。剛將行李送還，沈客人也由雨中走回。」

田通神色匆忙，好似有什急事，匆匆聽完，笑對姜飛道：「老弟請照他兩人所說，改由牡丹台那面繞過，稍微一轉，便將當中兩間客房避開，回到原處，到後請在房內，我和洪六弟未到以前暫時不要離開，我還要趕到裡面分解方才所說之事，恕不送你了。」

說完含笑點頭，把手一舉，便忙順著方才美婢來路趕去。姜飛料知又生枝節，關係重大，並還由那鐵連環而起，心中驚疑，恐沈鴻不放心，匆匆點頭。人又矮小，全數掛在身上行走不便，只得把另一份拿在手上，由新來兩人引路，穿房而出，繞過一座小山亭和兩處搭有席棚的花台，照著所說路徑獨自趕回。

過時偷見先前來路，才知那一系列群房前後有二十來間，三十多丈長短。中間一段就著地勢往裡凹進，被假山隔斷，不走近看不出來。去時只覺房舍甚多，俱都連連，因聽對方口氣不善，心中有事，不曾留意房數多少。這時仔細一看，這座商家堡真比尋常小縣城還大得多。

單是前堡一角已有好大一片地方，所有房舍均極整齊高大，因而均有堡牆環繞，外圍像是黃土建築，其實裡面全是山石砌成，大小相間，花色斑駁，厚約六七尺，並有望樓馳道。除所居平房這一帶偏在正面，相隔最近，還看得見大段堡牆，下餘幾面多被房舍樹木遮住，相隔甚遠，只稍微看見一點望樓。

後堡一面更是一點影子也看不出，端的又是堅固，又是整齊，比官道上所見壯麗何止十倍。這一系列群房中多半陳列好了酒席，有的還在安排座位，看出去都像堡中用人，並無外客。對屋一大間席已擺好。剛一走到，瞥見沈鴻安然在內，神態從容，心方一喜，張五已由對屋趕出，將兩具接去，跟著人便走開。

及至弟兄相見，互說經過。

一看對屋已關，方料有什原故，張五忽同兩人打著雨傘走進，一面吩咐來人就在房中安排座位，轉對二人賠笑說道：「田二爺和洪六爺此時有事不能奉陪，萬分不安。好在如今二位尊客已是一家，想必不會見怪，特命小人來此稟告，代為道歉。酒菜就到，今日命廚房備了幾樣稍微可口的菜，請二位尊客隨意飲用。」

「二爺他們如趕得及便來敬酒，如趕不上就不奉陪了。還有這場雨太大，方才聞報，白沙溝、郎公廟兩處必由之路已被山水沖斷，無法過去。二位所騎花雲豹業已洗過，顯出它那一身毛色，人多認得，不比昨日風大，滿身黃沙，無論走到哪裡，老遠便可看出。」

「以前離開商家堡方圓數百里內向來安靜，就有江湖上人往來也是路過，因這裡雖非總寨所在之地，也算是堡主的家鄉，多少有點情面，不肯在這附近無故動人一草一木。自三年前起各地災荒反亂，窮人越多，這些苦人出身的毛賊狗盜只知看見有錢的人就搶殺，一個個餓得都紅了眼睛。」

「休說尋常大戶人家，過往客商，連我們這大名望的地方他也照樣想打主意，江湖上的規矩他們一點也不曉得，只知餓了要吃，見人就搶，和他相遇也不講什過節情理。照例四五十成群，多的有好幾百，亂哄哄的，不容分說，一擁齊上，又能拼命，都不怕死，除非本領真高，一照面先殺他一片，他見真個厲害，方始四散逃走。」

「否則無論你講什麼過節來歷全都無用，再要遇到強橫點的，非但不認他和我們是同一跳板的人，反說不是我們鬧得太凶，他們或許不致這樣苦法。既是自己弟兄，便應幫忙，將以前搶奪來的衣物財米分散他們才算義氣，你們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見了我們苦人一點不肯分潤，就憑几句好聽的空話便要放過，沒有那麼便宜，不拿錢就拿命來，絲毫不通情理。

「他們的人是越來越多，東一片，西一片，沒有一定地方，無名無姓，到處亂竄，事後尋他都難找到，鬧得連我們的人走路都要小心。雖然我們都會一點武功，堡主威名遠震，到處都有照應，人多無妨，一個走單，或是一時疏忽，沒有防備，被他圍上，照樣討厭。自來走路官不如民，民不如盜。

「只是綠林中有名人物，仗著手眼本領和江湖義氣，均能互相照應。除非太平年間遇見官兵作死對，一不小心被他包圍比較討厭。要是本領真高，手眼真大，不是事前得信，人早逃走，便是暫時失風，不久也被人救出，至多買一個倒霉的苦人由官兵差人擒去頂替了事。

「如非貪酒色，驕狂任性，得罪人多，孤立無援，或是只有虛名，並尤實學，真被捉去正了王法的能有幾個？不是真正同行中人倒好打發，官兵差人都是廢物，更談不到，休說不敢作對，有的並還靠我們吃飯，見了只有恭維。偏是這些無名無姓的亂民苦人拿他無法，人數又那麼多，到處都是，防不勝防，連強盜走路都不容易，豈非笑話？

「堡主以前還不許苦人在本地騷擾，後見天下已快大亂，苦人越來越多，稍微有點力氣的紛紛揭竿而起，多大本領也無法將其殺光。中間兩次亂民過境，還曾攻打本堡。彼時堡主往總寨未回，為了把守寨門的不善應付，上來便和他們動強，傷了兩人，因而激怒，被他們圍攻了兩日一夜，堡中人少，差一點被他攻進。

「幸而第二日田二爺由開封趕回，中途接到急報，約來能人，想好主意，才將圍解去。這時總寨援兵也正趕到，因我們殺了三四十個亂民，又知堡中糧多，日夜分班攻打，口口聲聲非將他們全數殺死決不退去。最厲害是亂民越來越多，全堡被圍，他們所用兵器雖不整齊，鐵鍬、釘耙亂七八糟什麼都有。

「但是人多勢眾，情急拼命，每人手上都拿有好些石塊，四面亂打。雖有兩人仗著本領跳下面衝殺一陣，殺上幾個，自己也被石塊打傷，還是逃了回來，接應稍遲照樣被殺。第二天午後，連想派人衝出告急救救都辦不到。田二爺一到，看出再打下去，多大本領也是兩敗俱傷，這片田產定被他們燒光。

「總算亂民都是遠方窮苦農人，不知這方圓數十里的莊稼是我們所有，住在堡外那些自己人又極機警，看出厲害，假意與他合成一起。一面把家中有限糧食全數取出，暗中窺探，未說實話。一面分人逃出，各路求援，否則也是難保。帶人來援的恰是二寨主，途中得報，也看出不妙，正想主意，田二爺已用信號將其攔住，請其埋伏聽信，不是萬不得已不可硬來。

「一面向眾亂民分說厲害。作為別處來的中間人，由他做主。仗著後堡存糧甚多，答應送他四座大倉的存糧，才稍停手，還在咒罵不已。守城的人暗中奉命，照田二爺所說，先裝不肯，說我們都是本地農人，既不是官，又不是紳士大戶，不過為了天下兵荒，造這一圈土城保全自己身家，從來未與苦人作過對。

「仗著今年有點收成，積有一點食糧，藏在裡面，免得官府強索，被盜賊來搶，這也是一年血汗，辛苦得來，憑什麼分與你們？真要逼得太凶，情願將它燒掉，大家沒有指望。再經田二爺大聲喝罵，好說歹說，才將糧食取出，按照人數分配，死的人也由我們埋葬，給他回來親屬每人加上三倍錢來，兩面勸說，連真帶假，費了許多口舌，才得無事。

「二莊主再帶人趕到，當眾示威，仍由田二爺和同來好友上前喝止，互相約定，此後決不再來。等別處亂民得信趕到，也想學樣，一則人數較少，我們又有了防備，雖沒頭一次兇險，也費去好些人力財力，軟硬兼施，方保平安。就這樣，如非田二爺足智多謀，途中巧遇湯山大俠湯八爺，拉他同來，因為殺了他們好些人，也未必有此容易了事。

「這位湯八爺雖是匹馬單刀，孤身一人。因他本領高強，坐下一匹花雲豹，其快如飛，形跡飄忽，無人能敵，這個還在其次；最厲害是他那義名傳遍江湖，一向劫富濟貧，揮金如土，遇到貧苦的人，不問多少，先是盡其所有當時分掉。除這匹花雲豹他最愛惜，連鞍轡帶馬料樣樣講究外，自家吃穿用度都和苦人差不多。

「終年一頭沙土，滿面風塵，穿著一身土布短裝，頭戴一頂寬邊草帽，業已破舊，下面一雙草鞋。遇到苦人，他把身帶的錢分光，如其不夠，只要對方不是好吃懶做，有力不用，是真受逼為難，他必約定地方，少則當日，至多四五日，定將銀米送去，或將為難的事代為辦好。這類事簡直成了他的職業。

「由他手裡周濟，或是得到幫助、轉危為安、成家立業的苦人，這十多年來不知多少。由長江以北直到關中一帶，無論男女老少，沒有不知道他的。只是一件，他向來不說名姓，人都叫他湯八爺，非但形跡隱秘，穿得破舊，又善改換形貌，假裝殘疾，不到時候輕易不知他的真相。

「因防敵人和官家暗算，那匹馬非走長路也不出現。因其行俠仗義，專喜救人，貪官污吏、上豪劣紳固是他的對頭，便綠林中人他也照樣作對，尤其是對方倚強凌弱，搶劫本分商民之時，被他遇上，不管多深交情，一樣翻臉。因此他救的人多，仇敵也多，他全不在意，老是一個人孤身往來，神出鬼沒。

「官府財主、加上許多綠林中的強敵無一不恨得想要咬他幾口，因他和苦人最好，藏身容易，看似孤身一人，實則到處都是他的同黨。敵人不等近前已早得信，如打得過，馬上出現，將敵人殺個落花流水。如打不過，連影子都找不到。

「那匹馬經他苦心訓練，能通人言，靈巧異常，要是看見人在馬上，再想擒他更是做夢，休說是人，馬毛也摸不到一根。有時一人一馬分頭出現，你如追去，更非上當不可。那馬並能幫助主人對敵，曾在潼關見主人被圍，上前助戰，連踢帶咬，竟傷了七個有本領的對頭，內有四人的兵刃暗器均被踢飛，接連用嘴咬住兩枝梭鏢，真個古今少有。

「他救人時十九步行，馬藏暗中，人馬均不露本相，有時並將馬毛染成紅色，看不出來，知道的苦人還不多，江湖上人卻都知道，並還多半見過。為了我們堡主看出亂民人多厲害，來時和潮水一般，越聚越多，殺他不完，自己有大片產業在此，一與動強，難免結怨越深，來數越多，無法收拾，只得緊閉堡門，不問外事。

「仗著附近居民和我們情分還好，加以多年威名，不肯勾結外人，引鬼入室，不等走到，已被我們兩面埋伏的耳目設法引走，才未發生前兩次的事。可是近三四月亂民越多，仍有少數走過，加上好些新結伙的毛賊，盤據在離此不遠的深山之中。這類無知之徒他們不來投帖，又不懂什江湖規矩，我們自不願理他。再說，本鄉本上也有好些不便。想為地方除害，又恐生出別的枝節，便由他去。

「昨日二位來路便要經過兩三處關口，想是人少馬快，天氣不好，風沙太大，未被他們發現，或是沒有被他追上，湊巧闖過。再往前走，山地越多，關口有好兒處，本就難過，偏巧洪六爺一時疏忽，當著新來兩位外客向堡主稟告。二位身有雙鐵環信符，本來鐵蜈蚣雙環走遍天下到處都有照應，只有一個和他結仇多年的老對頭恰在今早趕來拜望。

「來人非但和鐵蜈蚣有二三十年深仇，因他自知以前不敵，一直懷恨在心，表面絲毫未露，直到十年前練成絕技，想要報仇，敵人業已隱姓埋名，不知去向。此人雖然痛恨，人卻陰沉，這多年來從未對人提過。便環主人平日待人寬厚，交情甚寬，又與仇敵相識，便此時相遇，也未必想得起以他為人還有對頭。

「此人也真陰得厲害，直等六爺把話說完，又向二堡主仔細問明二位形貌。除二位堡主因知關中諸俠行跡隱秘，對二位的來歷門戶和所得兵刃不曾提起而外全被聽去。此人聽完方始發作。聽說他和湯八爺也有一點過節，早想念這匹花雲豹，如何甘休。

「方才已有不問湯八死活，主人如留此馬自無話說，如因鐵蜈蚣要放來人上路，請主人說出地方，護送這兩人到何處為止，聽口氣，只等主人把友情過節盡到，他便下手。此人厲害徒黨甚多，河南、湖北兩省邊境更是他的勢力所在，此去各大小村鎮多半有他所開黑店。

「堡主料其又想報仇，由二位身上探詢仇人下落，又起貪心，想將此馬奪去。此人言不輕發，說到必做，本領又高，二位決非其敵。恐對不起環主人的重托，又不願得罪此人，正在設法化解。他又帶來好些徒黨，業已知道此事。二位前腳一走，定必跟去。」

「這伙人什麼事都做得出，休看說得好聽，要二位堡主說明送到何處為止，非要走出界限決不下手。實則他們詭計多端，就許途中暗算。休看二位馬快，他也照樣能用緊急信號一路傳令追趕下去，是否不被搶在前面卻無把握。何況此馬傷還未愈，據今早那位先代醫馬忽然失蹤的黑衣人說，此馬受傷頗重，又不該急馳了一段長路，雖有好藥，也應養上些時再走，才可允害。」

「二位尊客真個非走不可，只有將馬留在此地，改變裝束，冒著大雨，由我們派人拿了堡主傳牌信符步行起身，水陸並進，趕到老河口，還要有人照應，方保無事。但雨太大，路更難走，中間還有兩處被水沖斷，繞越艱難，要吃不少辛苦才能到達。此馬暫存這裡，將來約好地方送還，或是二位來取均可。」

「不過此馬認主，必須事前指定一人當面明說，並令牽馬試騎，等馬明白主人心意，不再行兇倔強，才能離開；否則必要掙脫韁繩逃走，或是不食而死。此是小人之見，便二位尊客願意也不容易走到呢。」

沈、姜二人不知後面來了強仇大敵，主人既重環主人的情面，又不願得罪來人，十分為難，最好二人吃飽之後將馬留下，乘機遠逃，比較安全，並免結怨樹敵；無奈多年盛名，這類話當面說不出口，才命張五來此示意。

沈鴻聞言方在尋思，姜飛因聽那馬許多奇處，如何肯捨？再一想起主人前後口氣，誤以為不是主人貪念未消，便是張五隨便一說，李師叔既在這裡，這樣大雨必不會走，定是同路，也許特意尾隨，暗中保護，怕他作什？

接口答道：「多留一日無妨，等田二爺他們來了再商計吧。」

張五也未往下再說。座位杯筷早先擺好，另有人用提盒送來酒菜，甚是豐盛。同來兩人已先退出。二人剛吃兩杯，田、洪二人也冒雨趕來陪客，主人早防沈、姜二人多心要他那馬，想起經過也實難怪。同時想起一事，因此便未再提，只留二人等到兩住水退再走。

二人知道性急無用，只得聽之，一面探詢那對頭名姓。田通拿話點醒，不令多問，只得罷了。吃完又陪二人同往看馬。二人不知主人許多為難，有好些話均不便說，只覺那馬忽然改變，馴善起來，對這二個外人，連張五同去，均未倔強仇視，只對自己更加親熱，歡嘶不已，好生不解，便田通等三人看去也覺奇怪。回來談了一陣，二人知道田通昨夜不曾睡好，再三請其回房安眠。

田通先說：「我們這樣人起居無常，已成習慣，數日不眠均是常事，何況昨夜還睡了一會，全不相干。」

後來二人又勸，田通忽然笑道：「本來我不想睡，不過夜來也許有事。二位天晴起身，愚兄為報環主人昔年恩德，也許親身護送，此非客氣，另有原因，非我不可。前途之事難料，一個不巧難免出事，先把精神養足也好。洪六爺最忙，無暇奉陪。張五跟我多年，人頗機警忠義，我去之後，二位可由他陪往前面看戲，省得無聊氣悶。愚兄一醒就來。」

「商氏弟兄本想親身奉陪，無奈事出意料，你那對頭不知何時才能起身，為免同坐不便，萬一言語之間又發生別的枝節反而不美，只好暫時奉屈，請二位老弟坐遠一點。這類戲文只是熱鬧，無什好看。一則落雨天枯坐氣悶，借此消遣。二則方才本想不令對頭手下徒黨看破，飯後起身，只不被他照了面去，也許途中不會遇險。」

「方才聞報，前途兩處路斷，步行也實太苦，此馬更少不得，前策既不合用，二位在此他們定必來此窺探，與其敵暗我明，被他暗中看清貌相，老弟還不知道，遇上被他暗算，轉不如放大方些，連他們這班人一齊看清，到時也好戒備。李俠女人在堡中，我們未對他們說，便說也似嚇他不退，不是有大力量的暗助，對頭這樣固執，便我親身護送多半也是無用，能否脫險並無把握。」

「此人名姓暫時不說也有原因，到了途中，或是平安到達老河口自會知道。今早姜二弟說你二位是席泗先生記名弟子，本想向對頭明言相告，又恐別的顧忌，未便宣揚，否則也好一點。事雖兇險艱難，經我仔細盤算，還是無害。不過我們不願與此人結怨，照他那樣強橫無禮，目中無人，心雖恨極，一個除他掉，必留後患，不得不謹慎一點。」

「現在難題倒是主人最大，二位老弟不必在意。請先把對頭面目認清再說罷。姜賢弟聰明已極，可惜外面的事不大曉得。敵人裝束不同，腰帶上各有一面三角金銀牌，最好暗中留意，表面和沈大弟一樣從容沉穩才好。」

說罷別去。二人暗中商計，李師叔在此對頭還不知道，多半人一現身便可嚇退。主人既不便作陪，戲場上人無一相識，有什麼意思？這類惡賊十九凶橫，萬一當面為難豈不討厭？就去也等見過李師叔，問明之後請命再說，先不想去。待了一會，張五接連勸說三次，料是奉有主人之命。